



淘金滩

郑九蝉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1547.5
1737
3

淘金滩

郑九蝉



1957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责任编辑 陈先荣

淘 金 滩

郑 九 蝉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9.75 插页2 字数215,000 印数0,001--6,000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7·250 定 价: 1.4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入了十个中短篇小说。作品通过丰富多彩的北大荒生活，展现了醇厚质朴的北大荒农民热爱生活、追求理想和爱情的精神面貌，记叙了插队知青的坎坷经历，并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搏斗揭示了发人深思的生活哲理……作品情节生动、语言流畅、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。

序

邓 刚

三年前，我在文学道路上气喘吁吁地奔波时，听人说黑龙江有个叫郑九蝉的，创作上很刻苦，被退了数百万字的稿件仍毫不泄气，一个劲儿地写呀写，终于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……

没想到，三年以后，我考进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，竟和郑九蝉床对床地住在一起。在我的想象里，郑九蝉准是个棒壮的北大荒造就出来的汉子，可一看到他那略微凸出的、典型的南方人额头，这才知道他是浙江黄岩县人，因“知青下乡”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多年。郑九蝉身架细苗，给人一种体格微弱的感觉，但在创作上，却有着不懈的毅力和勇气。刚进学校那阵，除了上课和吃饭时间外，郑九蝉全是坐在写字台前，笔尖“刷刷”地飞动，一连几个小时都不停歇。他不聊天，不逛街，连电视也不看，总是一个劲儿地写着；我的床头正靠在他的写字台前，躺在那里听笔尖“刷刷”地划响，简直象一台机器在我头上开动。

渐渐地，郑九蝉的笔似乎不知不觉地不那么灵活了，甚至停顿下来。他开始烦躁、叹气，或是长久地注视着桌面上的稿纸发楞。有时，他象突然通上电流似地，抓起笔就伏案飞写一阵，可不一会儿又戛然而止，把笔一摔，骂一声：“气死我了，这小说太难写！”有人发现，郑九蝉竟把刚写好的一厚摞稿子毫不留情地烧掉了。

郑九蝉变了，不象以前那样兴致勃勃，毫无顾忌地写了，他开始蜷缩在床头，伏在课桌上，趴在被窝里看书：看阿斯塔菲耶夫的《鱼王》，看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看《舒克申中短篇小说集》，看各种期刊杂志，看民间故事，看丹纳的《艺术哲学》……紧接着，他开始作读书笔记，老师在课堂上讲的、同学们在一起聊的、书上写的，他都记。不多日子，就记满了厚厚的一本。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，郑九蝉的笔尖又开始“刷刷”地飞舞了。然而这次装的似乎是新燃料，所以，笔尖比以往飞得更快、更有力了。我问他：“感觉怎样？”他头一扬：“反正和过去不一样！”

小说接二连三地发表后，我们看到，确实和过去不一样。

这本集子收的十篇小说，其中三篇《县委大院的“劳金”》、《颤悠的野菊花》、《岩塔下的春笋》，可算是早期作品（相对而言）；另外七篇《参王》、《遥远世界的老汉》、《我们 他们和这地方》、《新伴》、《江口》、《淘金滩》、《神偷》，可算是近期作品，也就是进鲁迅文学院后，作者经过一番学习和反思后的创作。用郑九蝉的话说是“两个层次”。

我想，他也可能是这样来划分自己作品层次的：前期作品多是写当时的人和事，人物和情节大都是围绕当时的政策转，犹似摘下来的花朵，只能鲜艳一时；而近期的作品开始有些思索，不是就事论事了，作品里的人物、景物和情节，都可以引起读者广义的理解和联想，不再是看花就采，而是刨根移株了。郑九蝉感到这是一个进步，他对我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，作品里要蕴含着一个思想。”

看郑九蝉近期作品，真是写得五光十色，千姿百态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特别是景物的描写，实在叫人惊叹。他写雾气，“浓

得象是调好的一杯奶浆”，在这浓稠的雾气里巍巍的群山时隐时现，仿佛变成“一沉一浮的小岛”。他写太阳升起，开始是“象偷看情人的大姑娘似地，羞羞答答地闪出粉脸儿”，接着又如“一把折扇”一样打开了。他写大江奔涌的气势，也相当精彩，把黑龙江比做男子汉，把松花江比做俊柔的姑娘，而把乌苏里江比作是黑龙江和松花江的爱情结晶。所以，它既具有黑龙江男子汉般的粗犷和激情，又具有松花江姑娘般的宁静和温柔。

我觉得郑九蝉太能写，也太敢写了，他的特点是看得快、学得快、用得快。从近期这些令人炫目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出阿斯塔菲耶夫的冷静的细腻，可以看到马尔克斯的魔幻，还可以嗅出一点舒克申的味儿，民间故事式的神话情节和场景也在行文里时时闪现。郑九蝉急速地驾驭这些色彩斑斓的表现手法，虽然在生活真貌的天空上一扫而过，但那自然而然地流露着一股朴实的，活泼的，有着黑龙江地区风味的作品，那村落，那风俗，那人情，那话语，都使我们亲切地感到，这是作者劳动过的地方，经历过的场景。总之，有些实实在在。

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写得如何，我想，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评论吧，不过我只是谈一下自己的总的感受，这个感受就是，作者写景物，写故事的手段，比写人物要高一筹。但郑九蝉说过，我现在的一切只是探索，不是结果。景物和人物其实是有机的一体，这要靠一种内在的“力”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的。我相信，郑九蝉会达到或跨越这一步的。

创作上最大的禁忌是重复过去，尽管在探索中有起伏之变，有高低之别，但“和过去不一样”却是大益，也正是前途。与郑九蝉为同学一年，写点有关他创作的想法，是应该的，承他厚意，也算序。

1984.12月于北京·鲁迅文学院

目 录

序

淘金滩	1
参 王	67
神 偷	112
江 口	145
我们 他们和这地方	185
遥远世界的老汉	206
新 伴	231
县委大院的“劳金”	252
岩塔下的春笋	269
颤悠的野菊花	289

淘 金 滩

在这遥远的北国边疆，有个小小的屯落。它有个非常古怪的名字，叫做“巴骨力”。它地处于边陲的北大荒，也许是“山高皇帝远”的缘故，也许是文化生活的过分落后，这里起地名的状况，也就非常怪：一种是按着人名起，比如永增屯，永乐屯就是如此，因为永增和永乐是一对亲哥俩，都是来到这里第一个开荒建点的功勋人士。第二种屯名是根据部队番号起，比如王震领导的部队有一支叫290的，曾经在这地方扎过营，屯民们就管他们扎过营的地方叫“290”。第三种地名，到了至今，那些专好追根抠蒂的地理学家们还没有闹清楚——到底是哪族的语言？到底是什么样的真正含意？本文的巴骨力就是属于这种类型。有人说巴骨力是俄罗斯语，但翻遍俄罗斯语言大词典也没有；有人说这是达斡尔语，可又有人考证达斡尔族人自古以来压根儿也没有到这里来过；又有人说这是赫哲族语……别没完没了地在这里磨嘴皮，反正这个屯地图上这么标，人家这么喊，它就叫巴骨力。

巴骨力有两个怪人，这是一对夫妻，论面目实在是找不出比他们还可憎的了。那男的脸容，好象似一只放在大锅里煮得滚透的倭瓜那样模糊不清；眉毛好象是狗牙啃过了似的，稀巴楞登的，中间还有这么几颗黄豆粒儿似的大疤痢；

鼻子呢，标准的鼻子应该溜直才是，可他的鼻子却象老树根那样弯扭；至于那两片嘴唇呢，更不用说了，似乎有什么弹簧在紧紧地钳制着，使他难受地往上扯；而且只要嘴唇一动，那脖筋便整个地都跟着抽搐起来。特别叫人心颤的是伸出来的两双手，和挖出来的老树根，根本没有什么区别，那手指头都是歪扭变了形的。至于他那个媳妇呢，面容虽然也不太好看，毕竟还保持了女人们特有的姣好的轮廓。

这一对夫妻是名举遐迩的“怪人”，那么“怪”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一怪，怪在他们特别慷慨。别看巴骨力这地方实在的偏僻，那风光却是得天独厚，别具一格的，北边那是紧紧地靠着开阔的黑龙江，西边、南边那是紧紧围兜的兴安岭山脉，东边是一派开阔的冲积平原。那平原是这样平整，平整得简直如同一张刨光了的圆桌，和遥远遥远、碧蓝碧蓝的天连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透明的大苍穹。当春天里小草饱含滋润、开始萌芽的时候，拱出地皮的草芽，溜细溜细地如同针尖，霏微之中渗透着绿意，使你眼花缭乱，分不清这是天色还是地色；你是裹在碧空里，还是站在翠波中。包兜着巴骨力屯子的那是一片柳树林子，这里的柳树林子和内地的柳树林子是有区别的，内地的柳树林子是稀疏的，差不多象落光了胡子的老头的下巴壳，而这里的柳树林子都似大酒杯那么粗细，一棵挨着一棵，标标溜直，一串串好长好长哟，比高粱地里种的“拐子苗”还要稠密；哪怕是一只机灵的小雀，扑楞扑楞翅膀也别想飞过。由此，这里的屯民们常常图省劲，把鸡儿关到那深深的柳树林子里去，黄皮子决不会去光顾，它只可望林兴叹，根本窜不进去。黑龙江的水流上，还有一个接一个圆圆的小岛，碧湛的江水浩浩荡荡地裹着它们。如果从高处往下瞅，你就会觉得这些小岛都是一颗颗

透明的玛瑙，有那么一条看不见的线，把它们互相串联起来。巴骨力周围包兜的山呢，也是别有滋味的山，千重万重地相叠在一起，形状也是格外千奇百怪，有的象攀援的猴，有的象卧倒的牛；有的象张开翅膀随时准备搏击的大鹏，有的象奔腾咆哮的龙。更令人惊奇的就是那千变万化的、白色的北极光了，简直能叫你神颠魂倒。正因为这里风景、地理上的特殊，那些地质队员、探险家、旅游家们，纷纷地来到这里。于是，古老而宁静的山屯立刻被扰乱了，他们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规律，他们冲破了他们特有的宁静。特别是开江以后，大客轮闷闷地叫，旅客如云地汇集到这里，门“咣咣”地敲得山响：“老乡，你这里有没有地方，借住住！”态度坏的，干脆连门也不给开，鼻子里哼一声：“没有！”就是有了地方的人家，也一肚子不乐意，把门儿“咣”的一开，往死里要价：“五元钱一宿，你住得起吗？”八尺高的汉子站在房檐底下，不矮也得矮半截，只得忍气吞声地拿出五块钱来，没好气地一揉：“给！”其实心里刀儿割似地。“妈的，真是越有钱越小气，就认得管钱叫爹！”而这一对怪人，却和其他山民们根本不一样，只要有人敲上了他们的门，他两口子，就好象是大饭店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服务员，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，四门大开地让你进去，嘴里还接送连声地说：“欢迎！欢迎！”这种热情的接待，真叫你难以接受。有一年，来了一对小两口，证明上开的是某厂的工人，一来看这儿的北极光，二来这儿旅行结婚。村民委员会就把这对小夫妻介绍到这两口子家去住。小两口旅游结婚度蜜月，得睡一铺炕，上哪找一整铺炕？这两口子就把自己的大炕让给人家睡，自己两口子去睡冷草铺。这小两口住他家，吃他饭不说，临走的时候，还掏了他的箱，拿走他一百块钱。消

息稀哩哗啦一传出来，巴骨力的山民们可气坏了：“奶奶的，天下还有这样的杂种！”村民委员会也作出决议，非给他们厂里去信不可。这两个怪人却主动上去替这一对小两口说话：“算啦，算啦，别兴师动众啦，这小两口不象个偷的人，准是困难得不得已才偷的。年纪轻轻的，别给人家丢脸哟！”事儿过去也就罢了。过了不久，人家果真邮回来一百块钱，还写了一封长长的检讨信，又叫屯民们张嘴结舌地惊讶不已。

这两口子第二个怪，又是分外好客。无论是屯里人出外工作，还是外地的人到这儿来上班，他们总要请人家吃上一顿饭。一炒就是七个八个菜，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。用顶好的粉面子包饺子，那饺子里的肉馅都多得不能再多了，透过那薄得玻璃纸似的饺皮，你看那肉馅，鼓鼓囊囊、扎扎实实的，咬一口，就有那么一股香气，盈盈地钻进你的鼻子，叫你骨碌骨碌地往喉咙里咽口水。他两口子本领高强、能耐，不养猪拉倒，一养猪那膘儿非有三指来厚不可。一到年节，他们将那一口大肥猪“吱哩哇啦”地摞倒了，就请全屯人都上他们家来吃。谁要是不到，他们就苦苦地哀求，哀求得急了，竟会趴下去给人家磕头。盛情之下，实在难却，屯民们只得成拨成拨地上他们家去，不坐拉倒，一坐，大炕上黑呼呼乱晃的尽是人头。成盆冒油的猪肉往上端，叫你可劲吃；成箱成箱的白酒往上上，叫你可劲喝。不把你肚子撑得象个倭瓜，不把你喝得七倒八歪斜，决不让你走，大伙都有点过意不去了：“哎哟呀，你们小两口合计合计，可别这么吃请了，浪费不起啊！”他们却兴高采烈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痛快！痛快啊！”

更令人感动的还是第三个怪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只要那

男人在家，每天大清早太阳刚刚冒花，他就拿起大扫帚去把大官道扫得一干二净。他在大官道上走，发现哪块路基塌了，决不会甩手而过，非得把这里重新填补上不可；如果遇着桥坏了呢，他就从自己口袋掏出钱来，要把这座桥修好。大伙有点儿实在看不下去了：“哎呀，你就别这样了吧，这是大伙儿的事哩！”他马上变得非常地执拗：“不，不，我一定要修！我一定要修嘿！”

过去说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虽然现在倒不是这个样子，人的私心总还是有的吧，物质是第一性嘛。他是生成的骨头长就的肉有这么一副菩萨心肠呢，还是“视名利如浮云”，修善行道？还是确确实实想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想让自己的名字流芳于百世呢？

由于巴骨力屯子的偏僻，给它带来了不少好处，也带来了不少坏处。好处就是人与人之间平安相处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谁也想不出“打架斗狗”的事来，至于那一种“当面说好话，背后踢脚头”的事，怕是带着放大镜也找不着。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，有从山东来的，有从吉林来的，也有从河南来的，九市十八省差不多全有。口音也有差异，山东人硬，吉林人拉，各有各的风味，谁也没有把谁扔在外。说坏处，也确实给巴骨力人带来不少灾难，他们不会玩弄心眼，也不会耍嘴片子，只凭着人自然落成的天性去生活、去交往，往往得受到那些鬼头哈赤眼的人的骗。这或许是一个笑话，或许也是真的。相传过去的时候，巴骨力的人是非常地好客，外地来了一个人，不管是好是赖，只要他敢闯进这个深山密林里，来看看这些长年蜗居在那儿的山民，他们就十分兴奋和激动，就拿他们当贵宾待。他们接待贵宾有

个怪风气，把客人的被褥，随便地往大炕上一扔，扔到老爷子的被褥边，你就挨着老爷子睡；扔到小媳妇、大姑娘身边，你就得跟小媳妇、大姑娘睡。要是来的贵宾存心不良咋办哩？巴骨力屯人也有一种极土极土的办法对付你，大早一起来，当家人就捧出一碗刚刚从井里新打上来的井水叫你喝，你要是捧起这碗凉水，“骨通”“骨通”一口气把它喝得溜干净，当家人就会高兴得眉开眼笑，说你这个人心正，马上给你炒菜、包饺子，让你吃个够；你要是不喝呢？那对不起，小脸一抹，说变就变，再惹得他急眼了，还会拔出刀子来，叫你尝尝厉害。可恼的大傻子啊，你这种规矩顶个屁用呢？就是来的客人和你家小媳妇小姑娘勾勾搭搭不老实，一海碗凉水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来的贵宾们吃得了，喝得了，拍拍屁股就逃之夭夭。这毕竟是过去的事，生活的节奏渐渐加快，当然也把他们一点点教会了。但是，团结、和气，还是这一带山民们的祖传遗风。

巴骨力山民不仅仅如此，而且还豪爽。谁家要是宰了一条狗，全屯子的男子汉，差不多一股脑儿全拱到他家去吃，十八、九条大汉，牙齿儿似地盘腿在炕上一坐，酒碗从你的手里，递到他的手里，不喝个全醉是不能歇手的，哪怕你一口也不会喝呢，捏鼻子你也得喝，这叫舍命陪君子。结果往往是喝多了酒而大发酒疯，你揍我一巴掌，我抡你一拳头，一个个头重脚轻咧咧歪歪地出来，随便在哪儿一栽、一趴就是一宿。第二天撒酒疯的双方见了面，还是握手言欢：“哥们，昨天喝多了，揍你重了一点。”对方还口一句：“去你妈的吧！吊死鬼擦胭脂还穷打精神浪呢！”这就是见面礼，该拉拉手的还是拉拉手，该叫哥的还叫哥。

这个屯子根本不存在偷盗问题，不说“道不拾遗”也差

不哪去。小牲小畜虽多，人们也不往屋里圈。下黑里，你出门儿瞧一瞧，满大道卧的都是鹅，嘎嘎地叫，仿佛是从天上下来这么一群天鹅似的。

这个屯子要遇着红白喜事呢，全屯人都得往他家里瞧。

“××家大小子要结婚了，你送没送东西？”“没有哩。”

“混蛋！你八辈子没闻过钱味咋的？快去买！”被训斥的对方就得赶紧去张罗，很怕人家会一棒子打他入地狱。谁家要死了个人呢，也甭说，全屯男女老小都得去帮忙，能打得了墓的去打墓，打不了墓的去打灵头幡，谁要是稍微打了个嘎登，马上就有人没脑没脸地撸：“混蛋，你干吗不去抬柩？你这辈子就野死在山林了？”“野死山林”，那是屯子里顶狠的骂人话了，谁乐意野死山林呢？被骂的人，就象只小耗子似的，赶紧溜儿溜儿地去了。

这个屯子缺女人，缺小伙，几乎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，可以说是富得淌油。前些时候，屯子里有个老者过世了，屯里人都去帮着清理他的遗物，打开那一只沉重、古老、遍体生有黄锈的箱子，箱子里的人民币可是陈旧了，有些钱由于年代久远，不耐折，一折就断；有些由于锈烂，斑斑花花的，都看不清它的面值。由于交通不便，这屯里人不太轻易上县城里去，赶上有这么一天风和日丽，他们便坐着那“啪嗒啪嗒”的大客轮，威风凛凛地到城里一趟，这就叫小鼻子小眼的城里人，惊讶得嘴都合不上。一个人往饭馆里一坐，挥挥手就要上一桌子酒；到城里某个百货商店看东西，连价钱都不问。“那玩艺来一个！”“四百五呢！”“你来就是了！”从腰头抽出一摞大白边，“嚓”地往桌面上一甩，块八毛的零头干脆就不要，服务员一看钱有多，尖声尖

气地叫：“咳！同志，钱有找咧！”“咳，别找了，怪麻烦的，留着给你弄块糖球吃吧！”他们以这种模样闻名，弄得城里人眼红得不行，还专门给巴骨力人编了首歌：“巴骨力人进城，腰里捆道麻绳；先上饭店，后上国营，钱不花了，决不回屯。”

为啥巴骨力人这么有钱哩？穷追起来，又有两个原因，一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。他们坐在山窝窝里，守着满山的山宝：木耳、蘑菇、猴头，还有珍贵的鹿茸。你小命好一点，在山里转悠上一圈，枪口朝上，“嘣”地一声响，或许击毙一只獐子，或许撩倒一只黑熊瞎。黑熊瞎里有熊胆，獐子的肚脐里有珍贵的麝香。外地人花花肠子多，借巴骨力的名声出去行骗，把猪苦胆压扁风干，当成熊胆出去卖，巴骨力人逮不着拉倒，逮着了，立刻叫他小巫见大巫。“啥？你这个兔崽子，敢毁我巴骨力人的名声？”“咳，哥们，我这是真熊胆！”“我巴骨力熊胆放到水里会旋，你的熊胆会旋吗？”巴骨力人是有胆魄的，立刻从怀里掏出熊胆，端碗水往跟前放，当场试验。熊胆只要往清水里一放，真胆假胆就见原形，假胆扔进水里往下沉，真胆则螺丝旋儿似地呜呜直打飘。尽靠老山也是不行的，三十年过去了，世界在发展，山区人也鸟枪换成炮，对付山宝的招儿也越来越多，“棒打狍子瓢鹌鹑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毕竟是过去的神话了。巴骨力人发财的真正资源，那是另一种宝贝——金子。全国各地金滩，到底有多少处呢？谁知道！反正离巴骨力五十里地就有这么一座挖不尽的金沙滩，那金沙滩滩顶，长满了癞头皮似的零星小草，这种小草，本地人管它叫“爬山虎”。覆盖的灰土层，大概有两三尺厚，把这层土挖扒开，便呈出了黄金

金的沙，这种沙是淘金人一瞅就两眼锃锃发亮的，土话叫“赤眼沙”。“赤眼沙”和普通沙有本质的不同，普通沙发白、发灰、发腻，粘点水一拍就实，而“赤眼沙”则是拍不实的，水越撩越散，这种“赤眼沙”就叫“吃金沙”。每当中午时分，赤日炎炎当空，阳光金箭儿似地束束往下照射，你就俯过身子去观光一下吧，那平趟趟的金沙滩就会发出万紫千红的祥云美霭来，这种彩色的光箭，照射得你睁不开眼睛，你再揉揉眼睛，金沙滩里会呈现各种神奇的幻觉，使人心醉，仿佛置身于神云仙雾中，这种光焰，绝不亚于神奇、迷人的北极光。你再伸伸手，把这种“赤眼沙”抓起来，你又会感觉到这种沙和别的沙不一样，仿佛是有生命的小东西，在轻轻地咬你一样，手一松，沙子就顺着你的手缝“哗哗”地流淌下去，挠得你心里痒痒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。沙子淌尽了，你把你的手慢慢地舒展开，满手都是细磷磷的金粉，这种神奇的色彩，会叫木头橛子样的人，在刹那间心惊肉跳，会叫淘金的老把头眉飞色舞，大叫：“好金！”过去山里有金不让淘，现在谁有能耐谁上。由此，巴骨力尽是吃香喝辣的万元户，不能说和这个金滩没关系。

巴骨力自古以来屯风都是正的，自一九六六年起往后，来了一只白虎星——叫白连文，情况就变了模样了。这只白虎星，也就是本文开头专门做好事的男子汉。白连文咋到这个屯子里来的，谁也不清楚，只有已故的老支部书记知道，可惜老支部书记早就在村东那树林里，睡那永远也睡不醒的觉。巴骨力不轻易吐口收外来户，能收户，来者也是相当有脚力的，没点脚力，门缝你也别想撬得动。白连文刚来巴骨力时不出头不露脸，不出三年，他摇身一变，就在屯子里